

秋 草

◎桑飞月

超市里遇到一只碗，名曰秋草。惊鸿一瞥之际，感到灵魂像被其摄了去。随即，一种温凉的柔和感像一滴千年水墨在心底兀自蔓延开来。

细端，见那豆绿色的底子上，是赭石色的，中国写意画里的一株狗尾草以及象征着茫茫秋草的淡淡星点。这幅水墨以及秋草这个名字，使得这只做工并不算精细的现代碗一下子就意味深远了。

秋与草，分别代表着季节和自然。此刻，它们由一只奉命侍苍生俗事的碗引领着，打算到这个城市落脚。而城市，正是现代人季节感和自然情怀严重缺失、丧失的地方。秋草碗的到来，好像在进行着一次小小的弥补。譬如，当人们放下繁杂公务品味生活的时候，间或能触摸一下尘世真实自然的底子，就好像，拥挤忙乱的生活里，偶尔看见了光亮——那其实是来自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我喜欢秋草及其所衍生出来的意象。譬如，秋阳里的几根狗尾草、风中摇曳着的一片芦苇、田野上或青紫或洁白的小野菊……清瘦、有禅气，都是可进诗可入画的。画应是水墨写意画，沉静，意味深远，需要一个人静静地看、细细地品，方能品出其中的味道来。秋草的味道多半是清苦的，但事后留有余香，这是春荣夏花历经酷阳和冰霜，所沉淀下来的味道。采几朵小野菊回去泡茶，味苦，但可清热散

火。

其实，秋草所处的季节，本身就处处流淌着诗意或禅意。而此时的秋草，则像个得禅的人，成熟淡定、不张扬、懂得收敛，是放下身段的姿态。这种姿态和心态，除了需要经过日月光华的打磨，悟，也是必需的，不悟，天地始终是一片混沌状态。

间或，有缓缓的风吹来了，穿过秋草的发，凉凉的、苦苦的，像在进行着一种点拨。凉，是一种清醒的温度，适合于思索或醒悟。凉不同于冷，凉是有点温的。苦，却不深，是清淡甚或清香的苦，类似于茶的味道。

无疑，秋草的味道，是美的。说到秋草，又会想起它的隐喻，那些淡定温和的中年人。少时，邻家有一飞扬跋扈的年轻媳妇，与婆婆或妯娌干起仗来，令人觉得那固有的亲情有大江东去浪涛尽的势头，不禁觉得惋惜或哀伤。不想数年后，在红门白墙的小院中，我看到婆媳俩正亲热地偎在柿子树下剥毛豆，媳妇还开了婆婆一个玩笑，婆婆咧着嘴笑，牙都快掉光了。此刻，当年的媳妇也做奶奶了，早年那些桀骜不驯、尖酸刻薄的性格，经过岁月的打磨，变得温和起来。不再张扬，懂得了收敛，像个得禅的人。

人的一生，是需要一些禅意和诗意的，譬如秋草，抑或秋草碗，可让之伴随着人的一日三餐凡俗之事，构成生活，构成秋之美。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你来玩过家家啊

◎郭玉琴

每天出门办事，从小巷的尽头出来，常常看到这一带民房里半大不小的孩子们聚集在路口一起疯闹。熟悉的面孔，日日从他们面前经过，即使不打招呼，也会报以会心的微笑。若是送他们每个人一颗糖果，孩子们就更开心了，一路阿姨长阿姨短地跟在我后面叫喊着，直到看不见我远去的背影。

有那么一次，我从外面往巷子里走，和这些小邻居们迎面撞个满怀，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他们开心地说，在过家家啊。那慌慌张张的表情，手足无措的兴奋，在遇见我之后，都变得收敛起来了。我想他们的父母一定都很忙碌吧，不然也不会任由他们胡闹，把家里的板凳、桌子都抬到喧嚣的地方，做他们心中理想家庭的道具。我好奇地停下脚步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家家的，就像我好奇未来的他们对家的理想模式是怎么勾勒出来的一样。

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说，她要做妈妈，和她最要好的那个胖胖的小男孩说，他不想做爸爸，但是其他小朋友都一致认为在过家家的游戏里，他最像老气横秋的爸爸。因为人手不够，几个孩子拉上我凑趣道，阿姨，你来陪我们玩吧，你最大，做奶奶吧。就这样跟着一群孩子疯一次吧！我心里想，便参与到了他们当中去。我以为这个游戏



一定会让他们每个人都玩得开心和尽兴。但是扮演爸爸的小男孩还是一副很落寞的样子。小女孩说，男生就要听女生的话，我爸爸都是听我妈妈的话，你也要听我的，现在我吩咐你去给我拿零食，你就得跑回家拿来你最喜欢的零食送给我吃。小男孩一见小女孩假戏真做，要剥夺他的零食，很小气地说，我不玩了，你找别人去扮演吧，做爸爸怎么那么累啊，要是做妈妈就好了，可以揪着男生的耳朵驯服对方，真威风。

一出戏还没演完，眼看着小男孩转头就要走当逃兵，小女孩立即杏眼圆睁道，你敢，信不信我明天就和你离婚！我欲上前劝解几句，小女孩又开始张开她

那还在换牙漏风的嘴巴对我说，不用你管，我们两口子的事情不用你这个婆婆插嘴，最好明天你就给我搬走，滚回你的老家去。我听了目瞪口呆，一时咋舌，不是说好只是过家家的吗？怎么这过家家的游戏里全都充斥着硝烟战火的气氛？

小游戏一玩到尽头，夕阳偏西，所有的小脑袋便开始作鸟兽状散了。明天的太阳照样会升起。在朝霞和夕阳的交错里，我们守护着一个叫家的地方，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只是你来看此花时，此花已衰败。过家家的游戏不玩了，当我假想着自己有可能是任何一个喜欢玩过家家游戏里孩子的母亲时，我都不希望我的孩子这样玩下去。

·传记连载

邓小平传

(11)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年的十一月，郑贤书挪用公款四千多元，廉价购进孚洋行的日货八十多箱，并以警察厅的名义公开进行拍卖。他的这一举动，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十一月十七日，川东师范、重庆联中、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等校学生一千多人到警察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将日货交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同情和声援。郑贤书被迫答应将所购日货交商会处理。学生们将其中部分日货运到朝天门当场焚毁。在学生们的进一步要求下，四川当局被迫撤销了郑贤书警察厅长的职务。回到学校后，学生们又自动焚毁带有日本厂家商标的牙粉等日用品，有的甚至把日本生产的洋布衣服也撕毁，以示抵制日货的决心。

这场斗争不仅进一步激发了邓小平的爱国热情，而且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工业救国的思想。他自己后来说，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这时所谓救国思想，无非是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在那时我幼稚的脑筋中，只是满怀希望地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邓小平1968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总商会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法国驻重庆领事、法国一些侨商、传教士和重庆一些学校校长应邀出席。经过书面考试和身体检查，八十三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四十六名学生取得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提供三百元路费及其他费用，其余三十七人为自费生。另外，还有一名未进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熊云章也一同获准赴法，他属于自费生。这样，一共八十四人。

邓小平属于自费生。这时，他家境已“日新困难”，“到法国的路费百多元的筹集，都不容易”（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1994年5月）。

八月初，赴法学生由重庆海关将姓名、照片一一函送重庆法领事馆签证，并转上海法领事馆查照转法政府有关部门。八月七日，一切手续办妥，只有一名同学因无照片未能办好。

八月九日，法国驻华中国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提交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八十三名学生的一份名单，名单一一注明了各人抵法后希望从事的专业。邓小平等六人注明的是“铸铁”。

在这八十三名学生中，邓小平的年龄是最小的。

这期间，邓小平回了一趟家，向家人辞行。临走时，母亲担心儿子在外受苦，又东挪西借了一笔钱给他。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家竟是邓小平与母亲的生离死别，也是他与“邓家老院子”的永别，与广安永别的永别。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过广安。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学生们列队离开学校，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和总商会、教育会、劝学所负责人及各界人士的欢送下，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

二十八日早晨，“吉庆”号客轮起航，顺着滚滚长江东下。

这批勤工俭学学生赴法，政府未派人护送，只能由同学们自己采取“组织起来，互相照顾”的办法。八十多名学生共分为四个小组，每组推一组长。第一组组长为袁文庆，第二组组长为王兴智，第三组组长为吴宥三，第四组组长为周玉书。（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秘密调查师之黄雀

(19) ■文/永城

有人跳楼了！

燕子把车停在大厦前的停车场。燕子本想立刻回公司去，但Tina把钱包落在她车上了。Tina头一回外出工作，抹抹口红无可厚非。口红却不是轻易能找到的，需把包翻个底朝天。落一两样东西在外面，对Tina来说再正常不过了。

Tina给燕子发了短信，说马上就找机会下来取。燕子也不急。反正已经迟到，五分钟和一小时没有区别。

燕子下车透透气，短信又来了。这回不是Tina，号码不在手机通信录里。

“这些年，你还好吗？”短信只此一行。燕子不由得抬起头，仿佛那短信从天而落。应该不会是高翔，他给过燕子名片，燕子却从没见过他手机号。

燕子把短信删了，把手机丢进包里。也许是发错了，或者纯粹无聊。天下无聊的人实在太多，不如想想她的新项目。大同永鑫、怡乐集团，还有叶永福。

突然间，有个黑影从天而降，落在一个酒杯车的后面，发出一声重重的闷响。有人大喊：“有人跳楼了！这里有医生吗？”

燕子听到叫喊，拔腿跑上前去。她曾是医生，到现在仍有医生的本能。

那趴在血泊中的男人，却把燕子惊呆了，头仿佛被人猛击了一拳，突然间茫然一片。

燕子的胳膊一把被人拉住。她浑身一颤，一扭头，看见Steve炯炯的目光。他薄薄的嘴唇，几乎就在她耳畔：“He is dead。（他已经死了。）”

Steve挽住她的肩：“走吧，这是他们公司的内部事件，我们不要掺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燕子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金色的沙滩。沙滩上的中年男人，正把女儿高高举过头顶。小女孩大声喊着：“我飞起来了！爸爸，我飞起来了！”

燕子被Steve强拉着往回走，泪水不断地流下来。

“他要terminate（解雇）我！”Tina从Steve办公室里走出来，一屁股坐回自己的座位上。“为什么？”燕子吃了一惊。“因为我把你带到华夏房地产去了。”

燕子把盛纸巾的盒子递给Tina，Tina不接，却哽咽得更厉害了。燕子丢下盒子，直奔Steve的办公室。Tina吃了一惊，老方在一旁眯起眼睛微笑。

“请把门关上。”Steve注视着电脑。燕子关了门，转过身问：“为什么要terminate Tina？”“她玩忽职守。”“她只是忘了充电而已，不至于被terminate。”

“对于调查师来说，任何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错误没有小大之分。”“别的调查师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但没被开除。”

“她不但忘记充电，还带你去华夏房地产。”“是我坚持要开车送她去的。”“她该阻止你去。”“为什

么？”“因为目标人以前见过你。”“她不知道目标人见过我。你没让我告诉别人去斐济的事。”

Steve漠然不语。“可我知道。我知道目标人见过我，该terminate的是我。”

“到底该terminate谁，不是你该操心的。”Steve看一眼燕子，随即又把视线转回电脑。

好长一段沉默。Steve终于先开口：“还有事吗？”

燕子咬住嘴唇，不吭声也不挪动地方。

“没事就出去继续工作。”Steve沉吟片刻，抬头看看燕子，“让Tina进来。”

燕子向Steve微微鞠了个躬。Steve却皱起眉头：“你知道有多危险吗，如果让他看见你的话？”“我明白。”“你不明白！也有人不会寻死，他会杀了你全家！”

Steve逼视着燕子。燕子目光低垂。黑亮的皮鞋，浸在殷红的鲜血里。

“可他死了，而且就躺在我眼前。”燕子的双眸晶莹剔透。

“他贪污了3000万人民币，是多少人一辈子工资的总和？你只不过揭开事实真相，那是调查师的职责。”燕子低头不语。

“Yan，”Steve降低了声音，“坚强些。这在调查师身上是难免的。”Steve眼中闪过一丝温柔的光。

燕子心中微微一动，点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去。

明日关注：调查，无休止